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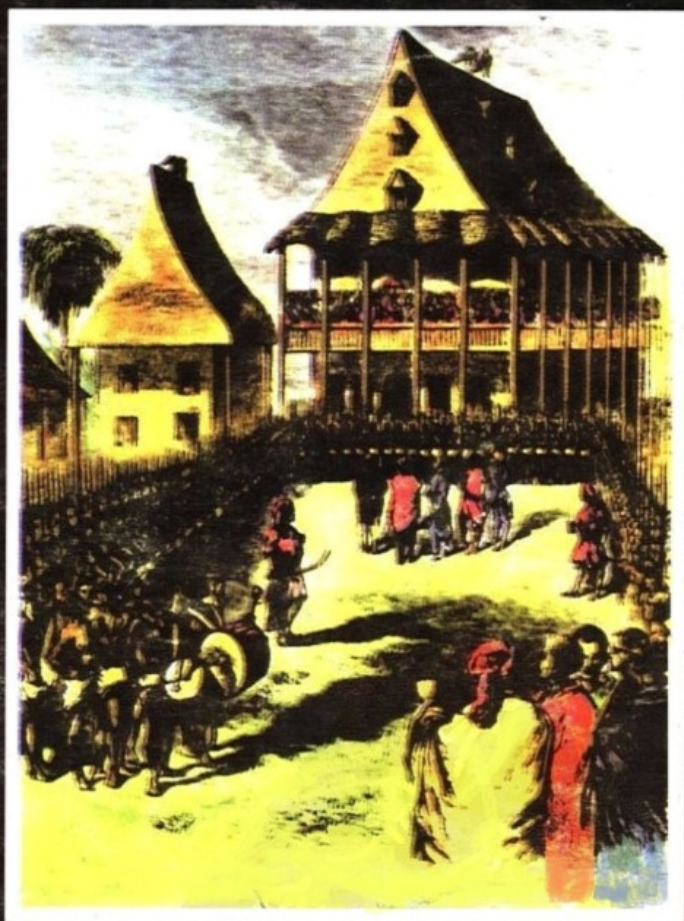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主编：J.F.阿德·阿贾伊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J. F. 阿德·阿贾伊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通史 第六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非洲)

阿贾伊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01-0441-3/K·19

I. 非… II. 阿… III. 非洲-通史 IV.K4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155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臧惠娟

封面设计/常燕生

印 刷/北京云浩印制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43.75

字 数/1050 (千)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1998 年 4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441-3/K·19 定价：98.00 元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 六 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卷翻译工作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文淳与世界史所彭坤元负责审订。我公司担任本卷译稿审定工作的是臧惠娟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纪 年 说 明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纪年方法。史前年代，可用两种不同方法表示。

一种方法是以当今时代为基准，即距今的年代，以+1950年为基准年；凡有关+1950年的年代均为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以基督纪元为基准。凡有关基督纪元的年代均以+号或一号在年代前表示。提及世纪时，以“公元前”或“公元”代替BC和AD。

现举例如下：

(i) 距今 2300 年 = -350 年

(ii) 公元前 2900 年 = -2900 年

公元 1800 年 = +1800 年

(iii) 5 世纪 BC = 公元前 5 世纪

3 世纪 AD = 公元 3 世纪

地 图 图 例

鲍勒	民族
恩尤米	国家
<u>迪亚富努</u>	地区
冈比亚河	河流
×	战场
▲	山脉
■	教派主寺院
●	城镇
⊙	城市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 阿德·阿贾伊, J. F. 和克劳德, M. (编), 《非洲历史地图集》,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985 年, ©朗曼出版社, 伦敦。图 3.1, 第 2 卷(第 1 版),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974 年 [22.1]
- 阿伦和汤普森, 《远征记事》, 伦敦, 1848 年, [27.4*]
- 拉费, 阿卜杜勒-拉赫曼, 《Açr Mohammad 'A Li》, 达尔-纳赫达尔-米克里亚出版社, 开罗, 1930 年, [13.2] (第 4 版), 1982 年, 达尔-马雷夫出版社, 开罗, ©贾奇·赫尔米·沙欣 [13.3]
- 拉费, 阿卜杜勒-拉赫曼, 《Thawrat Arabi Wal-Ihtelal al-Birtani》, 达尔-赫达尔-米克里亚出版社, 开罗, 1937 年(图片最初发表于《The Cutaphic》, 伦敦, 1882 年), [13.5]
- 外交部档案, 巴黎, 蒙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阁下允许, [插图 4.1]
- 阿尔欣, K., 蒙加纳阿散蒂人允许, [25.1]
- 阿诺特·F. S., 《Bihé 和 Garengaze》, J. E. 霍金斯有限公司, 1893 年, [12.8*]
- ©《非洲艺术》, 香港, 3-4 月, 1978 年, 第 89 页, [28.1]
- 巴伯, N., 《摩洛哥》, 泰晤士和哈德森, 1965 年, 门槛出版社, 巴黎, [19.3]
- 巴恩, H., 《北非和中非之行与发现》,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857 年, [20.5*]
- 巴塞尔传教团档案, [25.8]
- 巴特兰, A., [23.1]
- 贝内特, N. R. 和布鲁克斯, G. E. (编), 《新英格兰商人在非洲: 文件中的一段历史, 1802-1865 年》, 波士顿大学出版社, 波士顿, 1965 年, ©萨勒姆皮博迪博物馆, 马克·塞克斯顿摄, [9.2]
- 贝内特, N. R., 《坦桑尼亚的米兰博》, 牛津大学出版社, 纽约, 1971 年, ©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 达累斯萨拉姆, [10.3]
- 宾格, L., 《从尼日尔河到几内亚湾》, 阿歇特出版社, 巴黎, 1892 年, [24.3a*], 蒙鲍德莱恩图书馆允许(架号: 710.11.S.8/1), 第 1 卷, 第 463 页, [25.4(b)], 第 1 卷, 第 17 页, [25.5*, 25.6**], 第 2 卷, [25.7*]
- 鲍迪奇, F. E., 《从开普沿海要塞到阿散蒂的传教活动》, 约翰·默里出版社, 伦敦, 1819 年, [25.2*, 25.3*]
- 布鲁克斯, G., 《19 世纪的克鲁水手》, 利比里亚研究协会, 纽瓦克, NJ, 1972 年(原载 J. L. 威尔逊, 《西部非洲》, 纽约, 1856 年), [24.3b*]
- 伯顿, R., 《中非大湖区》, 朗曼, 格林, 朗曼和罗伯茨出版社, 伦敦, 1860 年, 第 2 卷, 第 80 页和 278 页, ©皇家地理学会, 伦敦, [10.1, 10.2]
- 伯顿, R., 《东非最初的足迹》, 劳莱杰和基根·保罗有限公司, 伦敦, 1894 年, 照片复制: 萨索出版社, 伦敦, [15.3], 英国图书馆复制, [28.2]

- 卡梅伦, V. L., 《穿越非洲》, 达尔迪, 伊斯比斯特有限公司, 伦敦, 1877 年, 第 1 卷, 第 352 页, [12.1^{*}]
- 塞路里, E., 《Somalia,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罗马, 1957 年, 第 1 卷, 第 xi 页, [9.1^{*}]
- 《圣公会传教活动探访》, 1855 年, [26.2^{*}]
- 综合图书馆和档案馆藏品, 拉巴特, [18.2]
- 科里, J., 《向风海岸观测》, 弗兰克·卡斯出版社, 伦敦, 1807 年, [24.1^{*}]
- 德夏斯隆·Ch., 《突尼斯摄政时期一瞥》, 贝纳尔印刷所, 巴黎, 1849 年, [17.3^{**}]
- 德纳姆, 克拉珀顿和乌德尼, 《北非和中非发现游记》, 伦敦, 1826 年, [22.3^{*}, 22.4^{*}]
- 德尚, H., 《马达加斯加历史》, Berger-Levrault, 巴黎, 1960 年, [16.4^{**}], (版权所有)
- 埃利斯, W., 《三访马达加斯加》, J. 默里, 伦敦, 1858 年, 封面图片, 蒙英国图书馆允许, [16.1, 16.6, 16.7]
- 埃文斯·普里查德, E., 《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派》,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1949 年, ©牛津大学出版社, [17.4^{*}]
- 法格, W. B. 和彭伯顿三世, J. (霍尔库姆, 布赖斯编), 《西非的约鲁巴雕塑》, 纽约, 1962 年, ©国家博物馆, 拉各斯, [26.1]
- 法国国家博物馆, [17.5]
- 弗雷, 科洛内尔, 《非洲西海岸》, 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巴黎, 1890 年, [20.1^{*}]
- 甘米托, A. C. P. (I. 坎尼森译), 《卡曾贝国王》, 阿提卡出版社, 里斯本, 1960 年, ©阿提卡出版社, 里斯本, [12.4^{*}]
- 哈里斯, W. C., 《埃塞俄比亚高原》,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844 年, [15.6]
- 欣德雷尔, A., 《约鲁巴兰十七年》, 伦敦, 1872 年, 英国图书馆, 伦敦, [26.3]
- 霍尔特, P. M. 和达利, M., 《苏丹历史》, 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 伦敦, 1979 年, 蒙国家信托公司, 金斯顿·莱西, 班克斯·姆斯允许, [14.1], 蒙乔治·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有限公司(伦敦)允许 [14.2], ©B B C 赫尔顿图片馆, [14.7]
- 伊基梅, O.,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商界王子: 贝宁河的末代统治者纳纳·奥洛穆的兴衰》, 海涅曼出版社, 伦敦, 1968 年, [27.2^{*}]
- 黑非洲基本问题研究所(I. F. A. N.), 达喀尔, [23.2, 23.3]
- 约翰斯顿, H. H., 《英属中部非洲》, 格林伍德出版社, 伦敦, 1897 年, [3.1^{*}]
- 约翰斯顿, H. H., 《英属中部非洲》, 梅休因公司, 伦敦, 1897 年, 第 92 页, [8.1^{*}], 第 93 页 [8.2^{*}], 第 421 页, [8.3^{*}]
- 朱利安, Ch. A., 《阿尔及利亚现代史: 征服与殖民化》, 法国大学出版社, 巴黎, 1964 年, [17.1^{**}, 17.2^{**}, 19.2(a-b)^{**}]
- 拉鲁伊, A., 《摩洛哥民族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马斯佩罗, 巴黎, 1977 年, [18.3]
- 勒费弗尔, T., 《阿比西尼亚之行, 1845-1854 年》, 巴黎, 照片复制: 萨索出版社, [15.1, 15.2]
- 林·罗斯, H., 《伟大的贝宁, 习俗、艺术与恐怖之物》, 金斯父子公司、哈利法克斯, 1903

- 年, (原载:《Globus》, 1897, 第1卷, 第XXII页), [26.4, 26.5[☆], 27.1[☆]]
- 梅奇, E., 《西苏丹游记》, 阿歇特出版社, 巴黎, 1868年, ©阿歇特, 巴黎, [23.4, 23.5]
- 马格亚, L., 《1849至1857年南非之行》, 佩斯与莱比锡, 1859年, [12.5[☆], 12.6[☆]]
- 姆博科洛, E., 《赤道非洲的黑人与白人》, 高等社会科学大学出版社, 巴黎, 1981年(图片复制根据贝利, 格里丰, “加蓬”, 《周游世纪》, 1865年) [27.5, 27.6]
- 迈尔斯, S., 《英国与终止奴隶贸易》,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975年, ©伦敦新闻画报图片库, [4.2]
- 莫利安, G., 《非洲内地之行》, 伦敦, 1820年, [24.2[☆]]
- 埃塞俄比亚研究所博物馆, 亚的斯亚贝巴, [15.7]
- 图卢兹博物馆, ©让·迪厄扎德, 图卢兹, [18.1]
- 凡尔塞博物馆, 照片档案馆, 旧城集团出版社, 巴黎, [19.1]
- 穆蒂布瓦, Ph., 《马尔加什与欧洲人》,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974年, 新闻出版管理处, 信息部; 马达加斯加, [16.2(a-f), 16.3]
- 纳克蒂加尔, G., (费希尔, A. G. B 和 H. J. 译、编), 《撒哈拉与苏丹》, 赫斯特, 伦敦, 1974年, 第1卷, ©赫斯特, 伦敦, [20.2[☆], 20.3[☆]], 第2卷, 1980年, [22.2(a-c)[☆], 22.5[☆]]
- ©国家军队博物馆, 伦敦, [7.1]
- 尼日尔信息服务中心, 尼日尔大使馆, 巴黎, [27.3]
- 奥麦尔-库珀, J., 《祖鲁人的结局》,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966年(原载加德纳, A. F., 《祖鲁国游记》, 伦敦, 1836年), ©幻灯片中心有限公司, [1.1] (原载利文斯敦, D. 和 C., 《赞比西河考察记》, 约翰·默里出版社, 伦敦, 1865年), [8.4[☆]]
- 佩特里克, J. 和 K., 《中非之行》, 廷斯利兄弟公司, 伦敦, 1869年, [14.5[☆]]
- 照片档案馆, 旧城集团出版社, 巴黎, [19.4]
- 照片档案馆, 人类博物馆, 巴黎, ©[26.6(a-b)]
- 波格, P., 《Muata Jamvo 的帝国》, 柏林, 1880年, [12.10[☆]]
- 波特, A. T., 《克里奥尔状况》,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1963年, 蒙对外和联邦事务部图书馆允许, [3.3]
- 雷松-儒尔德, F., 《马达加斯加的君主》, 卡尔塔拉出版社, 巴黎, 1983年, 科学收藏品博物馆格兰迪迪埃基金会, 津巴扎扎, 塔那那利佛, [16.5]
- 拉萨姆, H., 《英国传教团拜会阿比西尼亚国王蒂奥多雷记》, 默里, 伦敦, 1869年, 图片复制: 萨索出版社, 伦敦, [15.4, 15.5]
- 罗歇·维奥尔特, H., ©阿尔兰盖-维奥尔特, 巴黎, [28.4]
- 罗尔夫斯, G., 《我在阿比西尼亚的使命》, 莱比锡, 1882年, 图片复制: 萨索出版社, 伦敦, [15.8]
- 桑德斯, C., 《非洲历史上的黑人领袖》, 海涅曼出版社, 伦敦, 1978年(原载约翰·艾特肯·查尔默斯, 《蒂约·索加, 南非传教活动的一页》(第1版, 1877年), [3.2])

施瓦因弗思, G., 《非洲心脏》, 桑普森, 洛, 马尔斯顿, 洛和塞尔, 伦敦, 1873 年, 第 1 卷, 卷首插图, [12.3[☆], 14.3[☆], 14.4[☆], 14.6[☆]]

斯诺克·赫格隆杰, C., 《19 世纪下半叶的麦加: 日常生活、习俗和学术活动: 东印度群岛的穆斯林》, E. J. 布里尔, 莱登, 1970 年, ©E. J. 布里尔, [28.3[☆]]

斯坦利, H. M., 《穿越黑色大陆》, 桑普森, 洛, 马尔斯顿, 洛和塞尔, 伦敦, 1878 年, 第 1 卷, 第 89 页, [11.1[☆], 11.2[☆]], 第 474 页, [11.3[☆]], 第 332 页, [11.4[☆]]

沙利文, G. L., 《在桑给巴尔水域游弋的独桅三角帆船》, 弗兰克·克拉斯出版社, 伦敦, 1873 年, ©弗兰克·克拉斯出版社, [4.1[☆]]

泰布勒, E. C., 《巴罗策兰初期的贸易与旅行》, 查托和温德斯, 伦敦, 1963 年(原载埃米尔·霍勒布, 《南非七年》, 第 2 卷, 桑普森, 洛, 马尔斯顿, 塞尔和里宾顿, 伦敦, 1881 年), [8.5[☆], 8.6[☆]]

©曼塞尔收藏品有限公司, 伦敦, [13.4]

©塔特画廊, 伦敦, [13.1]

范西纳, J., 《非洲艺术史》, 朗曼出版社, 伦敦, 1984 年, ©民俗博物馆, 慕尼黑, [6.1], ©扎伊尔国家博物馆图片研究所(IMNZ), 编号: 73.381.1, 73.381.2, 70.8.2 (从左至右), [12.2], ©沃尔特斯艺术画廊, 巴尔的摩, [12.7], ©民俗博物馆, 柏林, [12.9], ©沃纳·福尔曼档案馆, 伦敦, [20.4], ©弗罗本纽斯研究所, [25.4 (a)]

☆ 蒙剑桥大学图书馆评议会特别委员会委员允许。

☆☆ 蒙巴黎国家图书馆允许。

22.1, 27.5, 27.6 等图片未能找到版权持有者, 深表遗憾, 欢迎提供有关信息。

序 言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佛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还有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未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来源，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过去欧洲的行事。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史学家们如不摒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使人相信，自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方，使得任何种族集团和民族都不能融合，使沙漠两侧壮大起来的社会集团也不能交流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在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历史，同地中海沿岸历史的联系，确实比它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的联系密切。但是现在普遍承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而这些民族和社会是被具有悠久历史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

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另一种现象是，随着贩卖奴隶和殖民化出现的种族成见，随之又产生了轻视和无知，而这种成见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使他们把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都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广泛使用“白种”和“黑种”这个标签的观念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就不得不起来斗争了，他们既反对经济上的奴役，也反对心理上的奴役。非洲人由于肤色易于辨认，于是变成了商品，在他们身上打戳记，让

xxvii

他们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的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文化和历史事实的理解必然受到歪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生活和作为其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相当谨慎地——使用非洲的原始资料,以较为严密、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其历史主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其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八卷集《非洲通史》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曾热切地重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历史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演变过程。

为了进行这一繁重任务,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因为资料的浩繁和文件的零散使得这一任务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第一阶段是从1965年到1969年,专门搜集文件资料和制定工作计划。业务工作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着手搜集口头传说,建立口头传说的区域文件中心,搜集未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这部《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材料辑成的,以后分九卷出版。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非洲和其他各洲的专家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工作大纲。

第二阶段是从1969年到1971年,专门用来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不同部分连接起来。1969年和1970年分别在巴黎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两次国际专家会议,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八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39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以外的人,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职责。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各种资料来源为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极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

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强制迁移,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殖民化和建设国家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有时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的一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显著的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不当,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像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继续大量研究各种专题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集——非洲通史”丛书中正在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还将努力编写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史学家孤立地拼凑成为非洲学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的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特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的方式,都有从非洲继承的标志。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非洲文化遗产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流传下去。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各种问题和非洲未来的专家以及了解非洲大陆全面情况的专家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教科文组织作出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非洲以及其它地区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从而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以及说明过去的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正义、进步、和平。这就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和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过程中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具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它们热心帮助，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种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编写计划说明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 A. 奥戈特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不是非洲人），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分进行工作。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a) 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而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b) 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迄今为止所出版的著作往往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它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的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c) 《非洲通史》特别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d) 《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还应使这部著作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能为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概念。

本委员会决定，涉及三百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这部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约有八百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计划和计划进行工作。在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在各卷内容、文字定稿、插图，总之，就《非洲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对本委员会负责，或在两届会议之间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交付出版时，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而本

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由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三十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此外还尽可能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它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处,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此外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因此十分明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三百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非洲通史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